

道德真經取善集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墨十

宋 饒陽居士李霖集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杜光庭曰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
爲天下谿

王元澤曰谿以下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虛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爲天下谿
雄動雌靜至人知其動而不逐於動常守

靜而不離於真則以靜為下道來歸已如
水流入深谿故為天下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呂吉甫曰谿之為物受於谷而輸於江海
受之而不拒輸之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

卷十

逆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

王元澤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道之在我者
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內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王元澤曰嬰兒含和守一欲慮不萌性之

本真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雌主柔靜嬰兒骨弱筋柔其氣不暴欲慮未萌其德不遷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知其白守其黑

王元澤曰黑者北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為本相彼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為天下式

呂吉甫曰白於色爲受采於物爲明於行
爲金於數爲四黑於色爲不受染於物爲
晦於行爲水於數爲一知白守黑不受萬
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
曲能枉能窪能弊故可以爲天下式

卷十

二

白者明白也於物不染黑者默默也於數
爲一至人知其明白而默默守一天下是
則是效故爲天下法式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

呂吉甫曰爲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

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
能不忒不忒則不差矣

復歸於無極

呂吉甫曰嬰兒之爲物專氣致柔不失其
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無極則嬰兒不足
以言之也

羅什曰忒謂爽失也若能去智守愚動與
機合德行相應爲物楷式顯則成行隱復
歸道道本不窮故成無極一是智慧無極
二是慧命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

杜光庭曰榮尊榮也辱卑辱也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圍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

為天下谷

舒王曰知其榮守其辱則守之以謙虛而

善應故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劉仲平曰谷者能虛能應能容能受故常德乃足

復歸於樸

蘇子由曰不知而不爲不若知而不爲之至也知雄守雌知性者也知白守黑見性者也知榮守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

於此純性而無雜故曰復歸於樸

松靈仙曰足充足也復者反歸也樸者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行既備爲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所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得反歸真空與道合體故云

行皇方本

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為辱人之所以
為榮辱者亦若是而已至人知榮而不居
去華而歸根常守卑辱處衆人之所惡不
能累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受應

而不藏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
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
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
稱故抱樸而天下賓復歸於樸則無極不
足以言之所謂無名之樸也樸雖小天下

莫能臣然則守雌守黑守辱足矣安用知
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爲母知之以爲
子守之以爲經知之以爲變也

樸散則爲器

御註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器者道之散也器字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隨其
器而用之

鍾會曰樸道也守則爲質樸之道散則爲
養人之器

○ 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御註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
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
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唐明皇曰舍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
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麤故聖
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蘇子由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為器以
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

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曾道冲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

原此章之義以常德為本若守其常必以知之為變也故知雄守雌而其德不遷知白守黑而其德不差知榮守辱而其德乃

卷十

五

全至是則非特復歸於嬰兒也無有窮極與道同體夫道亘古今而常存德與道同斯可謂之常矣此道之真以治身也其餘以用天下則各因其材而使焉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臧玄靜曰將是方將欲是輒欲謂人方將
輒欲力取天下有爲治之

王元澤曰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爲者造作
是其有爲有己有爲之人方且存乎憂患
之間而何暇治人乎

蘇子由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
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之也
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取而爲之則

不可得矣

舜避堯之子非所謂力取天下也無爲而治非所謂有爲治天下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御註制於形數囿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爲之者敗執之者失故謂神器宰制萬物役使羣動必有不器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

莊子曰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

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
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變通

天下神明之器不可以力為而固執之萬

卷十

六

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
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
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墮

御註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
或煦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羸若五
行之王廢或載或隳若草木之開落役于
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爲能不
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
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必
隨之於後如形影之不舍或煦之使溫而
不知吹之者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

已則羸弱有時而來知載而成則墮廢應
手而去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事
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爲而執
之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卷十

七

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
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
則天下自化矣

陸佃曰聖人之於天下因之而不爲任之
而不執是以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

敢爲天下先也此三者所以取天下也

此章言天下不可以力取不可以有爲若
容力取又豈知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
乎治以有爲又豈知聖人無爲而治天下
之道乎故爲之者必敗執之者必失是以
聖人知八法之反復去三事之過分治國
則歷祚延長修身則長生久視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

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
還報之楚靈齊泯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
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
未有得免者也

大臣者以道事君也若以兵強天下是佐
主以非其道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以兵
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所以然者以
其事好還報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
敢不服若抗兵加彼則殺人之父者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所謂出

乎爾反乎爾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
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
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皇十

八

農事廢田不修故荆棘生焉殺戮多傷和
氣故必有天災農廢於前災隨於後必有
凶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呂吉甫曰果者尅敵者也敵而尅之造攻

自鳴條朕哉自亳尅敵之謂也出於不得已非特以取強也

果者勝之辭也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歸亳而有臨淵之懼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

呂吉甫曰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強非果於不得已

已者也

物壯則老

王元澤曰威極則衰物理必然古有當此
禍者秦是也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

敗

是謂不道

御註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王元澤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故

無壯老之意

不道早已

呂吉甫曰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爲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豈道之所以物物哉故

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得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老則不道也亦猶兵強則敗豈合道乎旣不合道豈能久存故曰早已此章戒人臣以道佐主不可以兵強天下也道

貴柔服不用兵強若以兵強取勝猶物壯則衰老豈道也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纂微曰夫好飾戈矛鎧甲以為服玩者是尚不善之器

佳飾也祥善也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以為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
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舒王曰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
以爲不祥之器前篇言之已詳萬物無有
不被其凶害者故惡之有道者以慈爲心
故不處

兵者凶器動則萬物尚惡故有道者必無
處此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顧欽曰左陽也陽道主生故平居則貴之

右陰也陰道主殺故用兵則貴之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註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王元澤曰君國以無為子民以慈惠故不尚兵

不得已而用之

纂微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者也

善用兵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常出於不
得已也

恬惓為上勝而不美

御註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
於勝物故曰恬惓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
非所樂也故不美

成玄英曰恬惓無為也君子心尚無為故
雖用兵而不以為美

張君相曰不亂曰恬夷心曰惓

恬惓者道也以道為上豈以用兵為美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王元澤曰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爲之飾使美而可觀是以殺人爲美也

若以用兵爲美是以用兵爲樂也用兵爲樂則樂致人於死地矣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纂微曰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其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視民如草芥天豈祐哉天既不祐豈得志者也

以殺人爲樂者則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爲

○ 人主者無以妄行誅戮孟子所謂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是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成玄英曰吉謂朝禮凶謂喪禮

河上公曰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河上公曰偏將軍卑而居陽位以其不專
殺也上將軍尊而居陰位以其專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用兵之勢以右為上是以喪禮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曾道冲曰天下之民皆王者之民以其逆

順則異殺多則泣而傷之

羊枯曰明非所樂也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御註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

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

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

而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呂吉甫曰戰勝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可知也

李旼曰此章言君子當以道德爲材器勿以戰伐爲功名若好彼兵強是樂其殺害矣儻非喪禮無以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王弼曰道無形故不可名以無名爲常故曰道常無名

劉仲平曰常者萬世不變之稱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明也雖生物大而歷世之非終可變者也其成象在上吾得以謂之乾効法在下吾得以謂之坤故垂象著明者吾得以謂之日月此三者皆不出

卷十

十三

吾之所謂則非不可名者也至於道則物之消息盈虛杳然而無所與古今相代於無窮之中若湛然自知如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小非大非圓非方非白非黑非宮非商視之而莫之見聽之而莫之聞搏之

而不可得此所謂常無名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河上公曰道樸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

有臣使道者

樸者道之全體未始有物也其樸可謂小

矣雖小足以爲萬物之君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吉甫曰夫何故人物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所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真

君焉此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
君萬物萬物孰有得真君而不賓者乎

道者萬物之主侯王守之則不假威武勸
賞物不知其然而自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御註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與天地同流則交通
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
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
及萬靈則甘露降

王元澤曰守無名之樸以為治則陰陽之
升降各由其叙而和氣應矣甘露者陰陽
交和所生自然均被無使之者蓋道之所
感無所不周故也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
流豈曰小補之哉此之謂也

卷十

十四

此二解說侯王守道則天降甘露以為瑞
應也

王弼曰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
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溫公曰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呂吉甫曰至陰蕭蕭至陽赫赫蕭蕭出乎
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或謂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
露則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而萬物實之
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
今而自均

蘇子由曰冲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
昭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
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
萬物也

○此四解說聖人體道而萬物賓亦如甘露
之無不及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蔡子冕曰若能知止有名之末復歸無名

聖十
之本此則不死不生所以不危殆也

十五
有名者道之散也初制有名之時即當知
止而復歸無名之樸則不隨物遷滲然首足
無復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

御註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
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
焉者應聖人之臨莅何為哉因性而已矣
盧裕曰川谷歸海海亦不召百姓歸道道
本不謀

王元澤曰江海不求水而歸之者由鍾水
之多則性同者往矣道民之性也聖人能
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賓之亦性然
也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
○

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
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此章言侯王守道物將自賓如天降甘露
不令自均夫道者人之所共由性之所同
得侯王先得人性之所同則天下弗賓而
焉往猶水歸海自然而已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御註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
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

之事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御註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構日以心闢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

十一

十六

之鏡也

溫公曰自知自勝尤難

河上公曰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

成玄英曰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淺深

無不悉知爲智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
報應無不明了爲明

經言見小曰明小者性之微又知常曰明
常者命之正人自知性命歸根復命不爲
物蔽可謂明矣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
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勝人者有力

王元澤曰力可以勝人而不可以勝己也

語曰羿善射堯造舟皆以力勝人者也勝
之字從力在下力不足尚也

自勝者強

王元澤曰自勝者克己從道能專氣者也
孔子曰振也慾焉得剛不能自勝者也

揚子言勝己之私之謂克人能克己勝利
欲之私此所以爲強也非強梁之強乃守

至十

十七

柔之強

知足者富

唐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

王元澤曰性分之內萬物皆足窮居不損
大行不加而愚者或舍至貴而徇腐餘故

○

○

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真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此上一說知止足之分爲富次一說取於一性而足

強行者有志

舒王曰上士聞道強而行之故強行者有志也

或志於高名或志於厚利非所謂志也惟強行於道斯可謂有志之士

不失其所者久

河上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長久

王元澤曰性不為物遷則久矣此盡性也

河公說養精元澤說養神二說合而為一則妙矣易恒久也君子以立不易方不易

方者不失其所也故能久

死而不亡者壽

王弼曰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陸希聲曰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

王元澤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反真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爾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也

十一

十八

陸佃曰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始有異也夫惟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

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如蛇之蛇
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
滅也曰夫至人不焚於火不溺於水虎不
能持兕不能觸乘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
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
於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
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爲視其天而已故
有能之而能不爲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
死而不亡者也

嚴遵曰夫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通變

莫廣乎知人攝聽畜明建國於民達道之
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
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
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進
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
佚樂虔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游
神明於昭昭之間恬悒安寧尊顯榮華莫
善乎得志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
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急乎久天地所貴
羣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並興

靡與爭寵莫美乎壽功用備成不名已有
蘇子由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
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
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

一本作衣被

河上公曰道雖愛養萬物非如人君有所
收取

蔡子晃曰作衣被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
萬物故不爲主似若微小

常無欲可名於小

呂吉甫曰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惟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

王元澤曰此所謂小乃真大也且以體道者譬之欲慮不萌怕然內一豈非小乎易曰復小而辨於物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王元澤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

萬物而未嘗有意乃所以充塞無外而莫能離

道復於至幽則小而與物辨顯於至變則大而與物交與物辨故覆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

卷十

二十

所謂復小而辨於物也與物交故包容萬物而莫窺其歸往之迹而不知主可名於大夫道非小大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成玄英曰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
恭終不爲大只爲先物後已忘於功大故
爲東聖之長獨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
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
名於小矣任物隨性歸於天又可名於大
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被
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盛
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爲大故能成此
尊大矣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
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

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均應用之心利物
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爲私
衆善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之
德無自專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道
矣

卷下

二十一

○
樸雖小天下莫能臣聖人抱樸常無欲可
名於小所謂終不爲大也至於天下莫能
臣獨成其尊大故能成其大也此章言道
用無方生成所賴辨於物而爲小交於物
而爲大是以聖人法道樸而爲小成至尊

而爲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呂吉甫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焉而不知主是無形也無形者大象也則執保我而不往哉故曰執大象而天下往

執守也大象道也大象無形道之全體聖人守之以御世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帝舜至鄧墟來之者十萬家太王居岐山

從之者如歸市

往而不害安平泰

盧裕曰以虛受人何害之有無害於物則
泰然安平

呂吉甫曰失道而天下往則去之而已則

其往也不能無害執道而天下往則雖相
忘於道術而未嘗相離也故往而不害

車患弼曰若往於生死有累憂悲斯則有
害若往大道無爲安樂此則無害而言安
平泰者不爲死生所遷名爲安諸法不二

名爲平無爲安樂名爲泰

既往於道則國安民豐欣樂太平何害之
有安平泰所謂不害也安則無危亡之憂
平則無險詖之患泰者通而治也

樂與餌過客止

卷十

二十一

唐明皇曰樂以聲聚餌以味聚過客悅而
少留非久長也

呂吉甫曰有樂之可樂有餌之可嗜則止
者過客而已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

足聞用之不可既

御註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故淡乎其無味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
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足見聲之所聲者聞
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足聞若是
者能苦能甘能玄能黃能宮能商無知也
而無不知也無能也而無不能也故用之
不可既

此章言聖人守道以御世天下歸往而無
虞道淡無味非若餌之可嗜聽之無聲非

若樂之可樂用之無盡豈若過客暫止而已。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卷十

二十三

微明

御註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萬物之理人倫之傳其歛散也其威衰也其債起也其虧盈也幾常發於至微而莫觀其朕惟研幾之聖人得先見之吉

賢者殆庶幾而已陽成於夏而陰生於午
陰凝於冬而陽生於子句踐欲弊吳而勸
之伐齊智伯欲襲仇由而遺之廣車此聖
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消息盈虛不
位乎其形故勇者不能弱智者不能奪

嚴遵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
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
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自
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
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臣以制民舍

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匿其爪豺
狼欲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
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舍其正邪臣將
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
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閭門之
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為虎
狼仇之與讎時為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
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
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嘆聖
智之所留心也

陸佃曰此天地之至權也非特聖人而已夫
權藏之以幽渺而行之以異順之物淵者幽
渺之所易曰異以行權又曰異德而隱異者
柔弱之謂也隱者微明之謂也老子有曰是
謂襲明又曰是謂微明襲者密用其明微者
密隱其明蓋明者微之則神所謂微顯同意
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奧莫妙於權實實
以順常為體權以反經為用權所以濟實
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
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

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
地而不過者也

鴻烈曰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
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而釣之胡
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而誘之是皆以利
見制於人也

柔弱勝剛強

御註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莊子外篇論夔蛇風目之相憐
曰指我則勝我踏我則勝我而折大木蜚

大屋者惟我能也

鍾會曰欲制剛強示乎柔弱先張後歛勝負可知

唐明皇曰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則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

二十

二十五

近取諸身齒以堅而先弊舌以柔而自存
遠取諸物山以高而殺勢澤以下而增肥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 御註淵者魚之所藏其身利器者國之所
以制人吞舟之魚矜而失水則蟻能苦之
○

故不可脫於淵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君
見罰則人臣棄其威賞罰治之具且不可
示況治之道乎聖人所以操利器而不示
非用其強也蓋有妙道焉能窮海內而無
智名威服萬物而無勇功不斬於勝物而
得常勝之道陽開陰閉變化無窮馭羣臣
運天下而莫之測故制人而不制於人本
在於上要在於主而天下治

呂吉甫曰人之不可離柔弱猶魚之不可
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柔弱則死之

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無有入於無間則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
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迴運動者常在
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自來哉故曰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元澤曰魚巽伏柔弱而自藏於深渺之
中以活身者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
以獨運轉萬物於不測故力旋天地而世
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豈暴
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嘗竊論之聖

人之所以異於人者知幾也夫以剛強遇物則物之剛強不可勝敵矣天下皆以剛強勝物也吾獨寓於柔弱不爭之地則發而用之其孰能禦之者觀夫天道則秋冬之爲春夏亦一驗矣彼聖人者自藏於深

卷五十一

二十六

渺之中而託柔弱以爲表故行萬物於術內而神莫能知其所自此所謂密用獨化者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

此章言巽以行權柔弱勝剛強之義先張

後歛柔弱勝剛強可知人不可離柔弱猶魚不可脫於淵聖人操利器不示人非用剛強也亦體柔弱而已所以為常勝之道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舒王曰前言道常無名言道之主此章言道常無為言道之變

凌邁曰無體之體獨立不改而體常寓於至虛無用之用周行不殆而用成該於萬

有惟其獨立故寂然不動而體固渾全惟
其周行故感而遂通而用皆周徧道也者
在體而非體在用而非用雖無為也而感
而遂通者不廢雖無不為也而寂然不動
者與俱自其偶而應之所以每見其無不
為究其所歸宿以無為為常而已
道以無為為常以其無為故能無所不為
無為者寂然不動道之真體所謂無體之
體也無不為者感而遂通道之真用所謂
無用之用也故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

王元澤曰君人者體道以治則因時乘理而無意於為故雖無為而不廢天下之為雖不廢天下之為而吾實未嘗為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侯王之道天其盡之矣

萬物將自化

御註侯王守道御世出無為之境而為出於無為化貸萬物而萬物化之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故曰自化

舒王曰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

侯王守道則無爲也萬物將自化於道故無不爲也莊子曰無爲而萬物化

化而欲作

舒王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言化欲作作則動而已

王元澤曰化而日進則如嬰兒之長必至於智慮充起天和漸衰觀夫三代末流物情彫弊則可知也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纂微曰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
其化而脩之身為真而以脩之天下為普
使王侯者知而守之則脩之天下不亦普
乎夫不嗇其道而欲與天下同之仁也欲

至十

二十八

同之天下而先之侯王義也而學者顧見
其言有絕棄仁義則曰老君槌提吾仁義
而小之也吾所不取嗚呼彼不見其所以
絕棄之意宜其不取焉爾

陸希聲曰首篇以常道為體常名為用而

極之以又玄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雖無名之朴亦將不欲則性靜而先自正也故天下不期正而自正矣

李旼曰大道以虛靜爲真常以應用爲妙有俾其侯王守其真常寂然不動法其妙用感而遂通則萬物化溥天下正

此章首言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終之以不

欲無名之朴者若存欲朴之心非所謂無
爲也無名之朴兼忘則所謂道常無爲也
天下將自正所謂無不爲也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五十

二十九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悲一

宋 饒陽居士 李霖集

御註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
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
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
乎此故列于下經

王元澤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各得於
道故謂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
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嘗至於自私而
失道彼真人者不然性命道德之實渾乎

而爲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雖然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唯以無得爲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爲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王弼曰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
執無用故能有德

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

德者得也得道之謂也上德之人與道同
而無得心是以有德清靜經曰雖名得道

實無所得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智不謀
至仁無親所謂不人不物不謀無親者不
德也不德則至矣所以為德之上經曰上
德若谷

○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

御註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成玄英曰未造其極故稱爲下執德不忘
故稱不失

蘇子由曰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
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

不失蓋僅自完爾而何德之有

谷神子曰下德不失德德得也

下德者散道以爲德也故蹇蹇爲仁跲跲
爲義摘僻爲禮以鑿爲智雖名不失德去
道也遠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御註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

唐明皇曰知無爲而無爲者非至也無以無爲而無爲者至矣

王元澤曰上德無爲然亦無所事爲而德自足

曾道冲曰德之上者本自無爲非故造無爲之念也

○ 呂吉甫曰上德無爲非故無爲也率得之

自然而實無以為也

顧歡曰言上德之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迹不彰故曰無為為既無迹心亦無欲故曰無以為

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一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為也三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呂吉甫曰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夫德無以為足矣而且有仁

焉則是爲之也

下德之人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是以
既不至於無爲而又勢當有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御註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
無以爲

河上公曰兼濟無偏其仁無上故言上仁
也爲之者爲仁恩也功成不居事遂不宰
無以執爲

舒王曰仁者有所愛有所親也唯其有所

親愛則不能無爲矣其下者可知也

王元澤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別名既別於德則是爲之也然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俟於作故無以爲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爲乎

唐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爲裁非之義故云爲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爲此則心迹俱有爲也

雜說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義皇也上仁
爲之而無以爲堯舜也上義爲之而有以
爲湯武也上義下德也或曰湯武大聖人
也謂之下德可乎曰聖人之所同者心也
德之所以有上下者時也大聖人者易地
則皆然

卷一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嚴君平曰虛無無爲開道萬物謂之道人
清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
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

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
此五者皆可道也陳迹也非至至者也至
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吳筠曰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
亂之宏綱也然則道為禮之本禮為道之
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
以道為心以德為體以仁義為車服以禮
智為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
而忘道德者所謂有容飾而無心靈雖乾
乾夕惕而天下弊矣

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
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也
往而不來亦非禮也施報之義也行禮於
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攘臂
者攘除衣袂以出臂也王春秋之時一言之
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爲之暴骨則攘臂
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 御註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

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
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
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所失滋衆
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
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
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
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唐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
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
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

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
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
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
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
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爲也

纂微曰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爲用者
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
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
而不治哉

忠則不欺信則不妄莊子曰至德之世實

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雖有忠
信而不知至於用禮則玉帛交馳施報相
望擎跽曲拳辭讓謙卑徒為貌恭而已其
心未必然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
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天下亂矣

太上言禮為

缺一
六
缺文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
取此

呂吉甫曰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於
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道德厚實也禮智華薄也是以大丈夫去
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此大大
夫所以備道而全德此章主道之本而言
也仁義禮智而道之失也上德者與道同
也故不德也以退仁義實禮智而志於道
德之厚實非真大丈夫不能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中於一道將失一
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

自今言古謂之昔昔者指天地之後而言也經曰道生一於物爲精古昔得一者天地神人物是也上下幽明雖別不齊得一則未始不齊故下文云其致之一也一者本也

卷一

七

天得一以清

顧歡曰天者純陽之氣得一故輕清於上地得一以寧

顧歡曰地者純陰之質得一故安靜處下神得一以靈

河上公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

王元澤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郭象曰谷川谷也谷川得一故能泉源流
潤溪壑盈滿

王元澤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徧故谷虛而
能應者一存乎中也

陸佃曰虛者谷之體盈者谷之用

萬物得一以生

○張君相曰有識無情總號萬物同稟一道○

以得生成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

御註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貳
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
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
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偶之者故
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隕然乎下者靜
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
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
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衆故

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
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
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他求而
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
王元澤曰一者不二在彼在此其所謂一
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唯一能致一不可
以他致一也一之爲義天下之至精唯精
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爲德常在一
也

○ 侯王以寡統衆以得一故爲天下正易曰

天下之動正夫一而止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御註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
則無以載發泄也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
無所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
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
變失一以滅故也滅者生之息惟正也能
御萬變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

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蹙乎蹙者上之

仆

王元澤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
辭不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為
之本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喪形斃

神離或德或形其理無二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御註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
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
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孫登曰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元
乎一簣以況尊貴卑下爲基

王元澤曰水於五行其數爲一而趨下不
爭陰陽之情也知此道者雖居貴高而不
忘基本故居位也安猶體神而存精則神
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
非乎

御註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爲
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覺其

以此乎

顧歡曰孤是無父之稱寡者偏喪之名不
殺者不善也謂非物宗不能總衆之辭凡
此三者皆人之所賤而侯王自以為稱豈
非以賤為本乎非者詳問之辭言侯王以
孤寡不殺自目明其以賤為本

王元澤曰一於數至少而為萬物本故知
本在於賤知賤乃真貴也

故致數與無與

御註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

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唐明皇曰數字作上聲譽字作與字說曰數與則無與患一輪轉為與本數貴則無貴賤

下為貴本轉為與本當存轉以定與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與之謾也

王元澤曰數字作入聲與字為譽字說曰知一者以賤為本而內韜至貴故世不得

而貴亦不得而賤苟爲已而數致稱譽豈
真譽乎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
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
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
惡執一者爲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碌碌
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
謂上德

河上公曰碌碌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

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爾

王元澤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真一矣故玉球球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

卷一

十一

矣不能貴也老氏旣明一義恐不悟者執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枉直應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密難言今粗明綱

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則
幾於道者是也

此章以一爲宗夫一者天下之至精天地
神物貴賤動植咸得一以生成太上恐人
執一而不知變又終之以不欲如玉石者

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竊以太上之道
始以鍊精爲基本次以全神爲妙道若基
本不立則道無由生故以一爲基本猶精
而全神也終之以玉石者恐人執於鍊精
不能養神假使壽同龜鶴終無莫於神仙

惟精神俱鍊與道合真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